

大多数时候,城市是喧嚣的,只有在深夜,才有了夜该有的样子,安静、幽深。我曾在深夜游走在离家不远的街巷,什么也不做,只是在熟悉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伴着微风拂面的轻松与惬意。那一刻,我觉出自己的内心与高楼林立的水泥建筑,与白天忙碌的那些事情之间保持了令我愉悦的距离。

这种感觉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我,一个国企工厂子校的学生,再普通不过,我不甘于这种普通,又想象不出未来所能达到的不平凡。

比起学习的枯燥,我更讨厌做早操或者上体育课时,依照个头高低排队。瘦小的我总站在前列,身后是一群比我高比我壮的同龄人,这令我感到莫名的不适。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最初由外形差距带来的自卑与烦恼,发展到后来,很多时候我不想被任何人看见,只想隐没在人群中,这样看起来更为安全自由。即使晴朗的日子有我喜欢阳光、蓝天、白云,我还是习惯性地低头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惧怕被某些强大的力量吞噬,生怕变成和别人一样的人,也害怕变成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个年纪的很多想法、做法,今天看起来很奇怪,青春期的后遗症延续至今。这些年,我安身在城里,享受了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在潜意识里却同周遭刻意保持着一种疏离。

自卑也不全然会令人消沉,我想起了早已丢失的倨傲,曾经属于高三女生的我。文理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上女生多男生少。课间休息时,几个身体发育十分惹眼的女生常聚在一起,低声耳语,她们通常在谈论有关青春期的秘密的话题时有意避开我,间或朝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的目光落在自己平展的前胸上,这大大刺激了我。我开始有意识地躲开她们几个,心里暗暗较劲,一定要在成绩上把她们远远甩在身后。

随着学习成绩日益提高,我的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倨傲表情。不久,班主任找我谈心,主要内容是让我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争取高考一炮而红,最后提醒我要谦虚谨慎,以免被误解为目中无人。

厂广播站喇叭里每天专门给高三学生播放歌曲鼓劲加油,高考一天天逼近,我的精神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焦虑,总感觉有不少知识点还

没完全掌握,就想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多待一会儿。我通常是班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学生,上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起后,我总是慢慢腾腾地收拾课本书包,等其他同学陆续离开后,偌大的教室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墙上几个伟大思想家文学家的头像挂画和数行人生格言。

一个人走出教室,穿过安静下来的走廊,走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操场是从教室到校门的必经之地。正午的操场,连低年级打闹的孩子和高年级打篮球的学生都不会出现,空落落的如同旷野大漠。阳光直射下来,我习惯性地眯起眼睛,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已经十二点多了,不用走得太急,母亲此时刚下班从厂里急匆匆地往回赶,说不定还要拐到蔬菜店买完菜才回家做饭。

由于我经常不吃早饭,这会儿早已饥肠辘辘,有些头晕目眩,即使这样,我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只留着旁边的侧门,我单薄的身体走出去时像一阵风飘过。很快,我晚走的迹象被传达室的看门大爷发现,他总是用目光上下打量我,也不多问,并且在我即将走到侧门时,很配合地从传达室那把缠着布条的破藤椅上起身,放下端在手里的大搪瓷水杯,等我走后给侧门上锁,这样他便可以安心地吃饭喝水,收听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小说和评书联播节目。

那年我高考发挥失利,我的表情在旁人看来依然是傲娇的,只是脸色很差。我与心仪的名校失之交臂,打算复读,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最终还是去了西北大学读书。大一放暑假回到家中,一天中午,不知不觉走到厂子校门口。看门大爷不在了,换成了另外一位大婶,她显然不认识我。我讲明是上一届的毕业生,她考虑了几分钟才放我进去。

那天我穿着一件在省城小商店里买的碎花连衣裙,阳光像一件冒着热气的袍子裹在我身上,我的额头浸出汗珠。操场上新添了运动器材,旁边的足球场也新铺了暗红色的跑道,这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我的气息,可我还还在努力寻找往昔的印记。最后,在操场一角那排熟悉的水池旁,我看到了宣传栏里手写的“加油青春”的字样还在,仔细看,应该是为这届毕业生新写上去的,和一年前的差不多。

一个人走出教室,穿过安静下来的走廊,走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操场是从教室到校门的必经之地。正午的操场,连低年级打闹的孩子和高年级打篮球的学生都不会出现,空落落的如同旷野大漠。阳光直射下来,我习惯性地眯起眼睛,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已经十二点多了,不用走得太急,母亲此时刚下班从厂里急匆匆地往回赶,说不定还要拐到蔬菜店买完菜才回家做饭。

由于我经常不吃早饭,这会儿早已饥肠辘辘,有些头晕目眩,即使这样,我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只留着旁边的侧门,我单薄的身体走出去时像一阵风飘过。很快,我晚走的迹象被传达室的看门大爷发现,他总是用目光上下打量我,也不多问,并且在我即将走到侧门时,很配合地从传达室那把缠着布条的破藤椅上起身,放下端在手里的大搪瓷水杯,等我走后给侧门上锁,这样他便可以安心地吃饭喝水,收听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小说和评书联播节目。

那年我高考发挥失利,我的表情在旁人看来依然是傲娇的,只是脸色很差。我与心仪的名校失之交臂,打算复读,遭到父亲强烈反对。

最终还是去了西北大学读书。大一放暑假回到家中,一天中午,不知不觉走到厂子校门口。看门大爷不在了,换成了另外一位大婶,她显然不认识我。我讲明是上一届的毕业生,她考虑了几分钟才放我进去。

那天我穿着一件在省城小商店里买的碎花连衣裙,阳光像一件冒着热气的袍子裹在我身上,我的额头浸出汗珠。操场上新添了运动器材,旁边的足球场也新铺了暗红色的跑道,这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我的气息,可我还还在努力寻找往昔的印记。最后,在操场一角那排熟悉的水池旁,我看到了宣传栏里手写的“加油青春”的字样还在,仔细看,应该是为这届毕业生新写上去的,和一年前的差不多。

出宝鸡,沿清姜河南行,约莫半个钟头,便到了大散关。

从地图上看,关中平原像一个向东敞开的巨大口袋,宝鸡就扎在口袋的底部。再往西往南,便是秦岭。秦岭在这里陡然隆起,将关中与巴蜀隔成两个世界。而大散关,就卡在秦岭最深的一道褶皱里。

车停在山脚,抬头便是山门。门额上一块匾,黑底金字:“古大散关”。题写者是赵祖康。此人在民间名声不显,在公路史上却是名垂史册,他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为“中国交通工程三杰”,被誉为“中国公路泰斗”。1936年,他主持修筑的川陕公路通车,他便在崖壁上写下了“古大散关”四个字。一个劈开天险的人,向一道拦住万人的关口,表达了敬意。

从山门往上走,路便陡起来。石阶依着山势凿出来,容不得人缓冲,陡直地竖在眼前。石阶宽的能并排站两三个人,窄的只容得一人。爬了约莫半小时,脊背早已潮潮的,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停下来喘口气的工夫,汗被山风一吹,凉飕飕的,倒有几分痛快。可一迈步,膝盖酸酸的像灌了铅。

终于望见关楼了。那青灰色的楼影嵌在两峰之间,像一把锁,牢牢地卡在山口上。可望得见,走起来却还要半晌。最后一段最是陡峭,上了坡,又要朝下走,朝下走的石阶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得手脚并用。站到关楼跟前时,浑身已经湿了几道。

大散关的关楼雄踞在山口,看不出年代久远的衰败,倒显出几分沉甸甸的苍劲。关楼不高,初看时,甚至觉得有些寒伦。在山海关,你能感到一种帝国的压迫;在嘉峪关,你能感到一种天地的苍茫。大散关的关楼简陋了点,它矮矮地立在那里,像一座放大了些许的乡村门楼。但看得久了,便会明白,它用不着高。它卡在秦岭最窄的缝隙里,左右两座山,像两只合拢的巨掌,只留下掌缝间这一线天光。清姜河从掌缝里挤过去,发出经年不绝的轰鸣。关楼就筑在河岸最窄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山的选择。人只是读懂了山的意图,在这里添了一笔。

楼高约六米光景,坐落在两峰相夹的隘口上,倒显得格外雄壮了。门洞上方悬着匾额,“大散关”三个字,是郭沫若的字。关楼前的平台垛口下,两侧摆着几门铁炮,已锈蚀得不成样子,浑身都是深深浅浅的褐红色,像害了一场大病。两个抛石机看上去还新,倒是古战场作战的装备。一侧的泉水称“龙泉”,从龙头里流出一股清冽的山泉,传说关羽行于此,人马俱渴,赤兔马用前蹄刨出此泉。



宝贵的松弛感（1）

○ 墨耘

“获奖挺好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

7月23日,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90后中国数学家王虹接过每四年颁发一次的菲尔兹奖章,没有热泪盈眶的激动,没有“再攀高峰”的宣言,只有长长的感谢名单、对基础数学的挚爱与坚持,以及对热爱数学的年轻学者的寄语与鼓励。在菲尔兹奖揭晓之后的专访中,她丢出了这句带自嘲的实话,还顺带补了一句:“觉得累了就休息,不累就学一些。”台下鼓掌的人

诗 歌 苑		
秦岭的树（外一首）		
○ 徐祯霞		
在秦岭一户人家的屋后 我和一棵铁匠树默然邂逅 高大蓬勃的树体 是岁月千锤百炼的容颜	它沉默地站在山野之上 打磨着属于大地的傲骨 原来生命最好的模样 便是历经磨砺,依然从容矗立	山风反复捶打苍翠的枝干 飞雪年年落在你的肩畔 不追逐山谷喧嚣的繁花 独守高处一份沉静的清欢
牛背梁的冷杉		
不与繁花争一时明媚 独自扛住风霜与孤独 每一脉坚挺道劲的枝叶 都藏着山河赠予的风骨	站在牛背梁高高的山岭 你迎着料峭的云雾风寒 根系抓紧冷峻的岩石缝隙 把岁月的坚韧默默积攒	每一束伸向云天的枝叶 都托举着秦岭无声的庄严 任凭寒霜来去,四季流转 挺拔的身姿始终不曾弯折
你静静伫立在父亲山之巅 守护漫山朝暮,日月云烟 用一身长青不变的风骨 做这片山河沉默的守护员		

硬得像一块从火里淬出来的铁。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四十七岁，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到南郑做幕僚。那一年，陆游从后方走到了前方，从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变成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军人。而八个月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解散，陆游被调离了前线。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大散关。那八个月的生命，像一壶刚刚烧沸的水，被硬生生地端下了火。此后近五十年，那壶水从来没有冷过，那余温熬出了一个又一个滚烫的句子。他写“大散关上方横戈”，写“大散关头北望秦”，写“大散关头又一秋”，写“几过秋风古战场”……每个字，都是从他心头刮下来的血肉，一直刮到死。临终前，他写下了那首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到死，他念着的，还是大散关以北的那片土地。

下山了。石阶还是来时的石阶，可踩上去的感觉不同了。来的时候，脚步里有期待，有好奇；现在的脚步里，却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不是疲惫，是某种说不清的、压在胸口的东西。

我想起古人说的“关中四关”。关中之所以叫“关中”，正是因为东有函谷关，扼住崤山与黄河间的狭长通道；南有武关，控扼秦岭东段的缺口；北有萧关，守御陇山与六盘山间的草原通道；西有大散关，锁住秦岭西段唯一能走车马的通道。四关之中，函谷关以险峻闻名，武关以隐蔽著称，萧关以辽阔苍凉让人生畏，而大散关，则以褊狭和决绝让人胆寒。它是四关中最窄的一关，也是最直接面对巴蜀的一关。守住它，就守住了巴蜀的大门；丢了它，骑兵一日便可冲出秦岭，直扑巴蜀。

这座关，刘邦的汉军守过，诸葛亮的蜀军守过，曹操的魏军守过，吴玠、吴璘的宋军守过……我忽然觉得，不是大散关在守住什么，它只是一道门。门不会守东西，门只是在那里。能守住东西的，是门后的人。人心在，关就是铁打的，人心散了，关就是一道摆设。

关楼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山的轮廓横在天边。我想，这或许并不是离去。有些地方，你是走不掉的。就像陆游在此的八个月，却背了它一辈子。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我闭上眼，默默地念着。

车在走，风在追，诗在心里。大散关在身后，也在前方。

里，坐着她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拉里·古斯(Larry Guth)——那个听说她“要去公园走走”会替她高兴、从不催进度的美国人。

同样，一起斩获这个奖项的年轻数学家邓煜被问及研究心得时，也只是耸耸肩：“数学嘛，想不出来就去跑步，跑完回来接着想。”

两位中国籍数学家，一个破解了三维挂谷猜想，一个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在面对听众时不是那种正经严肃的紧绷气，而是带着一种独特的气质——松弛感，这在浮躁喧嚣的时代里显得格外珍贵。